



精装典藏版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BEST STORIES CHOSEN
BY THE MASTER OF SUSPENSE

被冤枉的好人

王强 王帆 史玉哲 向宏
孟冬冬 等◎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精装典藏版 [No.3]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BEST STORIES CHOSEN
BY THE MASTER OF SUSPENSE

被冤枉的好人

王强 王帆 史玉哲 向宏
孟冬冬 等◎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冤枉的好人 / (美) 希区柯克 著; 王强等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7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ISBN 978-7-5387-4602-0

I. ①被… II. ①希… ②王… III. ①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072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高晓诗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李硕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杨纪云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被冤枉的好人

[美] 希区柯克 著 王强等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443千字 印张 / 26

版次 /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6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希区柯克不仅是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照的艺术家。在长达六十年的电影艺术生涯里，希区柯克拍摄了五十余部电影作品，一生获奖无数。对于后人来说，希区柯克，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已赫然成为悬疑惊悚的代名词，代表了一种独树一帜的电影手法。

在美国电影协会评出的“百年百大惊悚电影”中，希区柯克的电影有9部入选，并且有3部位列前10名，当然包括第1名。

我社尽全力搜集、整理希区柯克的作品并结集出版，致力于打造国内收录希区柯克悬念故事最多的作品集，以飨读者。

本丛书共8卷：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集两卷，《三十九级台阶》、《后窗》；悬念故事集六卷，分别为《有罪的女人》、《被冤枉的好人》、《不愿离开牢房的人》、《如影相随的人》、《迷雾中的陌生人》和《知情太多的人》，卷名取自希区柯克对其作品的分类。

我社此前出版的希区柯克系列曾受到广泛的欢迎，有很多热心读者还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为满足广大希区柯克作品爱好者的需求，我社重磅推出了希区柯克丛书精装修订版。本版不仅订正了上一版中的翻译和编校问题，同时又重新梳理了选文的顺序，力求接近希区柯克的精神核心，全面体现希区柯克的艺术追求。

虽经认真编校，但由于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广大读者海涵，并请不吝指正。

前言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庸，他的武侠小说让亿万华人沉醉其间。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他的悬念和惊悚故事像海啸一样席卷人类的心灵。

这是一位来自阴暗世界的传奇天才。在希区柯克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交给他一张字条，让他送给警察。警察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把他儿子关上五分钟，以示惩戒。警察照办。惊悚和悬念就这样戏剧性地在希区柯克的心灵上打上了沉重的烙印。他总是一个关在黑暗的小屋中，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对他来说，恐惧并非一个突然飞过的蛾子，或阴暗角落里爬行的蜘蛛，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来自内心的战栗。任何物体的摆放和存在，对于他来说，都可构成威胁，让他的心灵备受刺激。他喜欢猎奇，对谋杀、下毒之类的事深感兴趣，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正是这种来自童年的阴影和经历，让希区柯克理解了黑暗的力量。这种力量伴随他一生，渗透在他的影片中并释放出来。如《惊魂记》（*Psycho*, 1960）中著名的浴室暗杀镜头，希区柯克始终用镜头来烘托和渲染恐怖的感觉，却并不表现任何直接的打斗冲突。危机和恐惧就在后面，让人惊悚。这部影片放映之后，成千上万的女性对浴室莫名恐惧，不敢洗澡。而希区柯克却说：“对我而言，《惊魂记》是个大喜剧。”

这位登峰造极的悬念和惊悚大师 1899 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蔬菜批发商家庭，从未受过正规的电影和戏剧专业教育。1920 年进入电影圈做字幕设计。1926 年拍摄《房客》，一举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地位，这部电影当时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

最好的影片”。1939年，应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之邀，希区柯克到好莱坞执导他的《蝴蝶梦》一鸣惊人，捧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希区柯克一发不可收拾，佳作迭出，拍摄了《爱德华大夫》《美人计》《后窗》等杰作。

希区柯克的故事有自己一贯的模式，绝大多数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根据他的理论，悬疑必须设计成这种紧张气氛：以观众为主线，通过剧中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来发展，但是观众却无法得知这些角色与危险是谁造成的，或是会再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但是又必须让身处其中的无辜者不会受到伤害。于是，我们看到了男女角色之间的互动，而他们却毫不知情；我们了解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却无法推测下一步希区柯克会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故事叙述手法，让人们回味无穷；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多部片子都成为经典，其中充满了希区柯克元素：足智多谋的拍摄手法、不可思议的男女角色关系、戏剧性的真相、明亮鲜明的色彩、内敛的玩笑戏弄、机智风趣的象征符号以及支配人心的悬疑配乐。这些元素成就了“希区柯克”这个与悬疑、紧张画上等号的代名词——让人感觉无助、惊吓，祈祷着接下来要（或不要）发生什么——而这就是希区柯克！

希区柯克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以至于到了美国后，几乎不敢开车出门。有一次，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

他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他的知名度极高，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却离群索居，怕见生人，整天在家里跟书籍、照片、夫人、小狗、女儿为伍，还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他很少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他除了拍片之外，的确是一心不二用的。有人问他，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那他愿意做什么，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爱画，但我不会画。我爱读书，但我不是作家。我只懂得制片。我绝不会退出影界，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他事先筹划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并且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

对于希区柯克来说，电影只是这么一种手段，它能使惊恐不安、经常被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的巧妙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他说：“戏剧就是将生活中的枯燥遗忘。”

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其丰富的意蕴，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

《天才的阴暗面——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一生》一书中说：“他对人类的心理世界和异常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体悟，这使他的作品有力、深刻而迷人，并使他成为一位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比肩而立的艺术大师。”

1979年，希区柯克80岁生日，坐在轮椅上，向前来道贺的人们致意：“此刻，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恐怖。”一年后，他在洛杉矶去世。

希区柯克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电影，300多部电视连续剧。曾在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为了表彰他对电影艺术作出的突出贡献，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8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

这套书所汇总的故事，均根据希区柯克的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编者竭尽所能，希望将这位大师的故事收集齐全，出版全集，但考虑到难免挂一漏万，故不敢称作“全集”。不过我们相信，这套书肯定是国内收集希区柯克惊悚悬念故事最多的。

在中国，希区柯克的电影、电视和图书一直备受欢迎，畅销不衰。我们相信，这些经典作品，必将像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代代相传，流芳百年。

编者

目 录

CONTENTS

犯罪现场 / 001
我能杀死你 / 008
连环命案 / 012
僵尸皇后 / 017
天衣无缝 / 024
一笔勾销 / 027
侥幸 / 030
私密生活 / 043
循循善诱 / 064
上帝派来的魔鬼 / 078
小女人 / 089
忠贞不渝 / 104
撞个正着 / 119
芳林迷踪 / 128
诱惑 / 140
鸟已飞去 / 143
象牙 / 153
冲洗洁净的尸体 / 158
椅子 / 165
一个常见的错误 / 173
机密情报 / 178
谢幕的掌声 / 184
偶然的因素 / 192
陷害我于油画之中 / 197

待玩的游戏 / 207
瓶中的魔鬼 / 215
我想当一个侦探 / 219
脱险公司 / 224
沙漠搭车人 / 228
电影魅力 / 233
福奇先生篱笆的秘密 / 236
烈火中的公平 / 241
杀手警探 / 244
圈套 / 250
弄巧成拙的凶犯 / 254
小屋谋杀案 / 261
幸运钱包 / 271
蜡像馆 / 282
幻境 / 292
午夜 / 300
求你杀了我吧 / 310
六万块 / 320
胜算 / 331
毒蛇 / 334
爱是毒品 / 342
自由 / 360
大鱼难钓 / 367
漫漫归乡路 / 375
什么都可以叫作艺术 / 382
全盘招供 / 390
重大谋杀 / 398

犯罪现场

警官托妮·雷米尼兹站在东区公寓的门口，一只脚轻放在另一只脚上。她站立的姿势和十五年前站在圣胡安她叔叔拉斐尔那个肉店门前的光脚小孩完全一样。现在像那时一样，她祈祷不要被人看到，因为被人看到就意味着要被赶走。现在像那时一样，可以嗅到浓浓的血腥味。

房间里有四个警察：莫内里在查看指纹，奥利弗拉在拍照，雅格布斯在获取证据，格鲁申在画楼面布置图。他们每人单独工作，他们的忙碌像是一种仪式：做大弥撒，或者斗牛。

那个戴假发的矮胖侦探正在往乌黑发亮的咖啡桌面上撒指纹粉。“你应该见到过它，曼尼。”他说，口气就像是在接着说而不是刚开始说，“布罗德被砍得像煎鱼一样。”

“你是说，像这一个？”奥利弗拉侦探指了指像破烂的玩具娃娃似的躺在木地板上的尸体。他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机，准备为尸体拍照。

“不，”莫内里答道，“比那个还惨，朋友。这一个都成碎块了，就像有人用搅拌机搅了一样。”他打开一个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一把女人抹粉用的大软刷。他像化妆师一样小心翼翼地刷去指纹四周的粉末。“我说的这个需要一个双倍的棺材。”

托妮的胃开始翻腾了，她紧咬嘴唇，这是她办的第一桩杀人案，到目前为止她像一名警察一样地干着。不能流眼泪，不能歇斯底里，不能呕吐。她把那些吓坏了的邻居们赶走，给侦探们打了电话，并且保护着犯罪现场直到他们到来。

她总是非常好奇。无论何时，只要遇到不同寻常的事，她就会睁大她那黑色的眼睛，脑海里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

她八岁的时候家就搬到了纽约，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她充实自己的方法就是

她学习新的方法，新的词汇。正是她的好奇心使她走进了警察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此刻，她在观察着街上。尸体又是一门新课。多亏犯罪现场的侦探们，使她能亲眼看到真正的警察对惨死作出的反应——带着像酸一样腐蚀性的幽默，从胆怯到习以为常。

“记得第4-4辖区的那具尸体吗？”曼尼·奥利弗拉对着整理指纹的那人说。但是托妮的直觉告诉自己他同时是在向她炫耀。房间里的四个侦探中，只有他在门口同她交换了眼神，现在他这样说话好像是让她听见似的。此刻，他注视着她，目光中带着独特的光芒，那目光在告诉她，他想在今天结束之前得到她的电话号码。

她对他笑了笑。她喜欢他那张瘦削黝黑的脸，走路时昂首阔步的样子以及他那种玩世不恭的笑容。如果同一个犯罪现场侦探坐在警察酒吧里讲侦破故事，那一定十分有趣。

“哪一个？”莫内里从桌子移到法式门的把手以寻找更多的指纹。在瓷器柜里，餐碟的金边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而水晶酒杯像钻石一样晶莹剔透。

“你知道，那家伙像小牛一样被切成了几块。我们只找到了他下半身的一半，记得吗？”

“记得。”莫内里答道。他一条腿跪在地上，嘴里咕嘟着。他将胶带纸贴在已经清理过的把手上，像眼科医生处置隐形眼镜那样精确地将指纹提起。“这又是一个半个屁股的案子，对吗，曼尼？”

托妮“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笑话虽然可怕，但它们能起到一种她说不清的作用，帮助她克服紧张而又敏感的情绪，使她敢于看那凝结在粉红色毛巾布浴衣上的片片血块。

“至少麦卡锡不在这儿。”莫内里说。他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使托妮明白他是在引诱奥利弗拉上当。

“感谢上帝帮忙。”奥利弗拉答道。他离开尸体走到那摊血旁边，那把屠刀就放在那里，凝固了的黑色血块看上去令人作呕。

“我是说，”莫内里接着说，“大部分人，如果他们要哭叫的话，他们会留在婚礼上哭叫的，在犯罪现场他们是不会哭叫的。”

“多愁善感的爱尔兰杂种。”奥利弗拉一边说着一边拍着照。他围着屠刀转着，就像时装摄影师给克里斯蒂·布林克利拍特写一样。

和模特儿不同的是，屠刀不会逗弄照相机，它只是平放在发亮的木地板上，

就在斑斑血迹的正中。

“麦卡锡仍然是最好的，曼尼。”阿林·雅格布斯侦探漫不经心地小声说着，就好像她以前曾经多次下过这样的定论。她在尸体后面转过身朝咖啡桌走去。“这些你拍了吗？”她朝那些放在桌子边上的茶杯和碟子挥舞了一下指甲修剪得很美的手，问奥利弗拉：“我把它装进袋里了？”

托妮的眼睛盯住了咖啡桌，她专注地看着桌面在阳光之下是如何反光的。然后她又把目光投向了雅格布斯侦探那长长的紫色指甲，以及那些精致的瓷杯和碟子——只要是能让她避开不看那带血的屠刀和房间另一端那破碎的尸体。

“是的，我拍过了，阿尔。”奥利弗拉扭过头来说。他一条腿跪在地上，身子俯向屠刀附近的血污。托妮绷紧嘴巴，转过身去。

雅格布斯侦探掏出一块手绢，小心翼翼地将杯子拿起，然后放进一个装证据用的塑料袋里。她在袋子上草草写下她名字的缩写，就像托妮在警校里学过的一样，然后注意力又转向了碟子。

托妮的注意力完全被犯罪现场处理小组配合密切的工作吸引了，以致当她意识到有人在她后面的时候，吓得跳了起来。她挺直身体，准备接受一顿狠狠地训斥。半个小时前她就该回去巡逻了，当侦探们到来的那一刻，她在犯罪现场的任务就完成了。

“放松些，警官。”一个声音轻轻地说道。托妮向左瞥了一眼，看到一条灰蓝色的领带，上面印的图案好像是黄色的精子。她抬起头看到打皱的白衬衣，闪亮的灰色套装，细长的脖子和一张只属于警察的脸。托妮记得麦卡锡，他在警校做过报告，还在那儿放映了被警校学生称为“最骇人听闻的纽约杀人案”的幻灯片。

她把他的点头看成允许她留下来。他从她面前走过，进到公寓里，没有注意那些技术人员，停在了明亮地板上的血污旁边。他低着头，好像要祈祷一样。

麦卡锡瘦高个，有六英尺那么高，走路拖沓，穿着有裂缝的黑色皮鞋。五十多年来的生活经历，吃呀，喝呀，查看尸体呀，统统都在他红润的脸上留下了烙印。他就像一座位于衰败地域年久失修的房子，那松垮的身体看上去似乎早在数年前就与他的精神不相抵了。他的鼻子里发出独特的抽气声。“噢，上帝！”奥利弗拉压低嗓子说。

麦卡锡举起手，将手指放在鼻梁上。如果托妮没有听到过侦探们的谈话的话，她将永远也不会意识到他是在哭，那个动作会被看成是一个疲倦的人揉自己的眼睛。

阿林·雅格布斯侦探走到奥利弗拉那里，弯下身子熟练地从地板上拿起血迹斑斑的屠刀，迅速将它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封好袋子并写上她名字的缩写以便辨认。

“警官——呵，是罗德里戈兹吗？”一个踌躇的声音问道。

托妮有点吃惊，然后赶快回答说：“我是雷米尼兹，长官。”她转向麦卡锡，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她在警学校里学过应该以什么样的表情面对上级。

“是你发现的这个可怜的姑娘，对吗？”

“是的，长官。当大楼的管理员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巡逻。他说5C号公寓的住户没有来拿她的信件，他有些担心。他用钥匙打开了门，我——”她停了下来，使劲咽了口唾沫。

生动的影像在她脑海里迅速闪现，她感到肠胃翻腾，眼睛灼烫。5C号公寓门前那欢快的心形蹭鞋垫，用矢车菊和花边蓝带自制的稻草花环。阳光透过薄薄的桃红色窗帘照射在木地板上，形成一个金色的正方形，而死亡却在那里等待着。

麦卡锡轻而坚决的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告诉我，当你看到她躺在这儿时，你感受如何？”他指了指穿着粉红色毛巾布浴衣胸前血污斑斑、敞开的浴衣暴露出的那年轻女人赤裸、扭曲、肢体残缺的尸体。

“长官，感受？”托妮问，她的嘴唇有些僵硬，感觉不像是在局里用来得分的东西，麦卡锡是否在愚弄她，嘲笑她是新手？

“我——我极力不让自己有什么感觉，长官。”她支吾着说，“我知道我得与我的上级和犯罪现场小组取得联系，所以我就用步话机报告了情况，然后在这里等着。”

麦卡锡点点头，沉重地叹了口气，“你是完全按照巡逻规章做的，雷米尼兹警官。”他又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巡逻规章的确没有提到感受，或眼泪。”他面颊上露出的粉红色可能是因为窘迫或者是威士忌造成的。

“你多大了？”他轻声地问，“不会超过二十一岁，我猜。你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有多大？”托妮还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她的驾驶执照上说她二十三岁，她只比你大两岁，警官。她只多享受了两年的阳光，在电影院里吃巧克力花生豆，春天里欣赏丁香花，清晨从干净的被单里醒来。现在，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在痛苦之中结束了。所以我要再问你一次，当你看到她躺在血泊中时，你感受如何？”

血。拉斐尔叔叔的商店，挂着复活节的小羊就像她图画书中那样的长着白毛的小羊，在绿色的田野中嬉闹着。就是这些挂在肉店里钩子上的小羊，它们的

毛上凝结着黑红色的血。她曾经为这些死了的小羊哭泣过，它们嬉闹的生命枯竭了。

她发出的哭声就像是从压力锅里溢出来的。在她还不知道的时候，一只胳膊已经搂住她，将她领出了公寓。她越过心形的垫子，把前额靠在了走廊冰冷的墙上。她哭泣的时候，麦卡锡一边用他的胖手抚摩着她的肩膀，一边将一块像波多黎各国旗大小的手帕塞到了她手里。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这位老警察说，“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一个死记规章的新手。我第一次看到死人，那是个婴儿，大概有九个月大。”

托妮擤了一下鼻涕，然后看着麦卡锡，他蓝色的眼睛似乎变成钢枪那样冷酷的灰色。“他浑身是血，”他说，“身上有伤痕和黄色的淤肿，小小的脑袋有一半因受到重击而陷了下去。十九岁的我就站在那里，我哭了。我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将眼泪擦掉，好让他们不要注意到我当时有多么娇气，但是不管我怎么样，眼泪就是止不住。”

麦卡锡大口地吸了一口气，他那红眼圈的眼睛好像马上就要流出泪来。“当我哭的时候，图像开始闪现出来。我看到一只手朝着那柔软光滑的皮肤伸去，然后打下去。我注意到了威士忌的臭气，并且意识到了，无论何时只要那座房子里充满了那种气味，那个婴儿就会恐惧。当警官吼叫着走过来时，我正在用袖子擦着鼻子。‘你在哭吗？麦卡锡，我们这儿需要的是警察，而不是懦夫。我们知道是谁干的，’他接着说，‘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找到这孩子的父亲，那么就可以结案了。’

“当时我的脸红得像砖墙一样。”麦卡锡接着说，脸上露出羞怯的微笑，“当眼泪不再流的时候，图像也停止了。那婴儿只是一团肉，就像一只羊腿。这只是一项工作而已。

“这时一个侦探把我喊了过去。他的名字叫罗思，一个真正的硬汉，长相像棒球手套似的，戴着一顶软呢帽，那时候他们都戴那种帽子。看起来就好像他生下来时就戴着那玩意儿。我想，叫我过去又是要训我，所以我站得笔直——就像你现在这样，雷米尼兹。”麦卡锡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然后咳嗽起来。托妮放松下来，脸上露出苍白的笑容。

“‘你知道，小家伙，’罗思对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尸体后而内心不哭的。虽然看不出来，但我还是同样会哭的。你知道吧，小家伙，’他说，‘凶杀案组里没有人不哭的。你不为受害者哭的话，你就不会用心抓住杀死他的那个杂种。’

“所以，别听警官的。小家伙，你只管哭好了，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凶杀案组

见到你。”

托妮一动不动地站着，他那平静而坚决的声音以及那具有迷惑力的蓝眼睛让她入迷。她距离他那么近，近得可以看清老人粉红色脸颊上的银色胡楂，闻到像香水一样附着在他身上的烟草味道。

“然后罗思对我说：‘这儿发生了什么，小家伙？’我闭上眼睛又看到了图像。我感觉到开始流泪，但是我不再在乎了。我记起了盘架上洗过的瓶子和厨房下面的液化气，我记起了干净的尿布，于是脱口而出：‘有个人爱他，是别的人杀了他。’

“‘很好！’罗思说。就像他已经知道一样，他很高兴我也知道了。‘继续。’

“我又闭上了眼睛，有关尿布的什么吸引了我。它很干净，用别针别起来的，但是都皱在一起了。要将别针穿过布结需要手劲很大。然后我又回想到威士忌酒瓶边上的烟灰缸上，抽了一半的香烟，过滤嘴上印着红色的唇膏。

“‘天哪！’我叫了出来。这叫声就像是哭泣，或许是因为我刚把我母亲埋葬在格林伍德公墓。‘不是父亲，是母亲干的！’我告诉罗思说。‘那个喝醉酒的婊子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麦卡锡慢慢地摇着头，叹了一口气。“我当时说对了，”他说，“是他妈妈干的，我们在风井里找到了她的尸体。当她清醒过来看到她所做的，她就跳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到一个犯罪现场时，我让行家们四处搜寻，拍照，取指纹，挑选有用的物品，而我只是看着尸体，让我自己去感受我所能感受的一切。警局在发给你警服时也授予了你一个愤世嫉俗的外表，对此我是拒不接受的。这对你有意义吗？”

托妮点了点头。

“这些人都是好警察。他们干得非常好，但是他们不用他们生下来时所具有的所有设备。他们使用手、眼和脑子，大部分情况下就足够了，但有时，需要用心。”

麦卡锡的胳膊搂住了这位新人的肩膀，“你愿意再看一下这具尸体吗？”他温柔地问。

托妮恍恍惚惚地穿过了5C号公寓的门。她现在意识敏锐，十分清楚地嗅到在尸体的血液和粪便的气味之下，雅格布斯香水的味道和格鲁申雪茄的味道。她决意不去理会那些枝节问题，直接走到躺在光亮地板上的尸体那里。她长时间地注视着那棕黄色的头发，头发的黑色根部刚刚露出来，她注视着那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以及那细细的金脚镯。这一次当她看到浸透了血迹的粉红色毛巾布浴衣时，

她没有再转过身去。

当她向下看着这位死了的女孩时，托妮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穿粉红色浴衣的她。她正在卸妆，准备睡觉。脚下的木地板有些冰凉，但她讨厌穿拖鞋。她走向厨房，为自己弄一杯夜晚喝的草药茶。

她手里拿着茶杯，朝放在客厅里的那把舒适的、绿色和桃红色相间的椅子走去，然后将茶放在咖啡桌上。她打开电视，从木架上拿下一盒录像带。她坐在带花的椅子上，将双腿蜷于身下，又将浴衣拉紧了一些。

一种孤独的感觉向她袭来。有多少个夜晚，这个死了的女孩身穿粉红色的毛巾浴衣坐在她那把舒适的椅子上？有多少个夜晚，是她孤独地度过，唯有电视做伴？托妮的目光转向了放在带轮子的支架上的那台大彩电。录像机的上面放着一盒录像带，看上去好像只放了一半。

托妮感到有些不安。在电视机支架的顶上有一个银色的小东西。她又仔细看了看——是一个拧下来的螺帽。录像机旁边下面的架子上放着一把很小的宝石商用的螺丝刀。

她闭上眼睛，又变成那女孩。她在看录像，杯子里的茶都变凉了。屏幕上的图像停了下来，她伸手去拿遥控器，然后寻找说明书，最后她走到了电话旁。

托妮急促地吸了一口气，又让自己回到了此刻，回到了地板上死了的女孩这个现实中。她看了看录像机，上面的数字钟显示为 12:00，而托妮知道此刻至少也到 3:30 了。她盯着那些绿色的数字，耳朵里听到了来自过去的声音。

有人敲响了带有蓝色花环的门；女孩光脚走过木地板的咣咣声；她解除了复杂的安全系统后门锁发出的咔嚓声，好让总是乐于助人的管理员进来；笑声和玩笑声，请他喝茶。女孩起初充满热情和感激的声音，随着意识到对方期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报答时变成了恐惧。

“噢，天哪！”托妮闭上眼睛低声说道，她感到头晕，“别，请别。”她浑身战栗，一种她未料到的强烈的震颤穿过她弱小的身躯。“我只想让你修理一下录像机。”她小声说。

托妮停止了思想，不再去想剩下的了。她感觉到麦卡锡那温暖而有力的手在她的肩头抚摩着，听见他说：“告诉凶杀案组检查一下这个管理员。”

她睁开眼睛，向下看了看地板上那一动不动的弱小的身躯。

“我们会抓住他的，女孩。”他轻轻地许诺说。

我能杀死你

从波光粼粼的湖对面更为黑暗的湖岸上，风吹着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在黑夜听起来非常刺耳。从另一只小船上，在视野之外的黑暗的湖面上传来一阵班卓琴哀婉的曲调。艾丽妮靠在小船的座板上，她甩着头将一头浓发摇散开来，因为在这炎热的夜晚里，它盖住了她的脸和喉咙，使她难以呼吸。

“月亮的尾巴。”杰里说。艾丽妮的眼睛睁开一条缝，随着他的视线看去。月光照在水面上，泛起一道道闪烁的白光。但他看的不是湖面的景色，看的是她一头瀑布似的秀发，就像她根本没有感觉到脖子上的阵阵凉意一样。

杰里笑了起来，尽管他笑声沙哑，但他喜欢听到别人的赞美。她对此很了解，她也知道该怎么做，她的身体知道该怎么移动，她的喉咙也能发出笑声，她能够说话，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看着一个男人。

为了取悦于他，她笑了，为了让杰里知道她听到了他的话并理解其中的含义。她其实想的是：我恨你。

这个郁积在心头的想法一冒出来，自己也大吃一惊，她感到无法再控制内心的厌恶，这成了她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她知道这一切会过去，她能够挺下去。她是杰里的妻子，可是此时此刻她心里想的只是：我恨你这个肥胖而愚蠢的家伙。

当她放下划桨，俯下身子时她又笑了，笑得好像自己非常愉快一样。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杀死我的；如果他知道我现在这么恨他，他会杀死我的。

这不过是一句话，一句表达一个意思的一句话而已，但当她想到这句话时，它似乎变得有灵性了，一种觉醒的冲动弥漫全身。她恨他，他对她的任何要求都打动不了她，但“他可能杀死我，他可能恨我”的想法却使她震动。

他的手伸过来抚摸她，让她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他并不恨她，他从来没怀疑过她的恨。她是他的妻子，她属于他，他总是喜欢这么提醒她。现在他看到她的